



每一位
独立思考者
必读的
经典传记



居里夫人全传

M A D A M E C U R I E

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竭诚为科学工作而牺牲自我的伟大女性，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平时时期，她都在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刘宝香◎著

所有的金钱、荣誉、灾难在她面前都显得苍白与无力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居里夫人全传



A M E C U R I E

刘宝香◎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里夫人全传 / 刘宝香著.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680-2997-1

I. ①居… II. ①刘… III. ①居里夫人(Curie, Marie 1867-1934)-传记 IV. ①K835.65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1451 号

居里夫人全传

Julifuren Quanzhuan

刘宝香 著

责任编辑:沈剑锋

封面设计:胡椒设计

责任校对:刘 竣

责任监印:朱 玢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2.5

字数:340千字

版次:201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华中大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伟大女性孤独一生

当今世界，凡能识文解字者，无论男女，无论文理，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几乎都对居里夫人略知一二。人们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普遍敬仰，主要源于她对新元素的发现，源于她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巨大荣誉。她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对普罗大众来说，就像是难以企及的珠穆朗玛峰。她是那么遥不可及，而她所研究的高深领域，即使穷尽我们的思维也难以触及。一般人不大懂她的发现对于世界的意义，更难以体会到在她的研究发现后面究竟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因为那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科学专区，我们只是通过最浅显、最平凡的生活来理解。几乎所有居里夫人的科学成果都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影响和改变世人的生活！

实际上，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会发现居里夫人除了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外，还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人，一个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也食人间烟火的芸芸众生。当我们把她仅仅作为一个平凡女性，去追寻她的成长岁月、感悟她的内心世界、体味她的生活境况与情绪情感时，便更能理解她的伟大，也能触摸到她行走于人世间的孤独！那不只是一种伟大高尚的孤独，也是一种可怜可叹的孤独！

通过阅读《居里夫人自传》《皮埃尔·居里传》和艾芙·居里著述、左明泽翻译的《居里夫人传》及其他相关书稿、文摘等，居里夫人这位女科学家生动感人的曲折经历，就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幕幕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作为一个小女孩，她的童年是不幸福的，大姐夭折、母亲早逝；作为一名中学生，她的自由价值观被亡国奴的

身份禁锢并束缚着；作为一个青年，她不得不放弃求知的渴望，主动选择远离故土去当家庭教师，以赚钱资助二姐完成学业；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她由于贫穷受到屈辱，以至于初恋无疾而终；作为一位婚姻美满的女主人，正值琴瑟和鸣的浓情岁月，一场飞来的横祸让她痛失爱人；作为一个从冰冻的情感中苏醒过来的中年女性，好不容易有人闯入她的生活，可以携手再创科学辉煌，结果却使她陷入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漩涡，几乎葬送性命；最后，她心如止水，但战争的硝烟又让她变成了伤员的守护神……她的一生似乎都是在追寻梦想的旅程上牺牲着自己，无论是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还是实现个人心愿的家庭生活。

出于对居里夫人不凡经历的敬仰与同情，有感于相差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尤其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同境况引发的深思，笔者阅读、参考大量相关资料，以自己的视角理解并编撰了本书，希望读者能理解这个伟大女性在孤独的人生中所遭遇的那些与我们相同的平凡事，并在现实的平凡生活中努力成长为一个大公无私、精神高贵的人！

由于才疏学浅，行文编撰多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刘宝香

2016年11月

目录

序

伟大女性孤独一生 / I

第一章

告别使命 寂静葬礼 / 1

第二章

超常记忆 无忧童年 / 11

第三章

悲戚少年 郁郁寡欢 / 25

第四章

经济早立 兴趣自学 / 57

第五章

初恋无果 忍受屈辱 / 71

第六章

逃出牢笼 奔赴异国 / 92

第七章

巴黎求学 苦中有乐 / 102

第八章

美丽邂逅 喜结连理 / 126

第九章

琴瑟和鸣 恩爱相伴 / 150

第十章

专注研究 发现钋镭 / 164

第十一章

棚屋四年 艰苦求索 / 173

第十二章

功成名就 身心疲惫 / 194

第十三章

日常生活 飞来横祸 / 220

第十四章

痛失爱夫 接力重任 / 249

第十五章

经受磨难 走向巅峰 / 261

第十六章

战争时期 特殊使命 / 275

第十七章

和平年月 归于平静 / 291

第十八章

美国之行 收获颇丰 / 303

第十九章

誉满全球 步入辉煌 / 317

第二十章

暮色苍茫 夕照静美 / 328

后 记 / 353

第一章 告别使命 寂静葬礼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

和无数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星期五一样，很多生命在这一天呱呱坠地，很多生命在这一天远离人间！

生离死别是人类历史上生生不息永远上演的不变剧本。

然而这一天的下午，一场静静的葬礼，送走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原子能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她一生的成就非凡，她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她安静地离世，她谦卑地抵达逝者的住所，她的葬礼没有安排演说，没有安排仪仗队，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只有爱她的近亲、爱她的朋友和爱她的合作者。一切都是静静的。她的亲朋把她葬在巴黎郊外梭镇的居里墓穴里。

她的棺木被安静地放在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的棺木上面，她的姐姐布罗妮雅和哥哥约瑟夫·斯科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她的祖国波兰带来的泥土。

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居里，1867—1934年。

几乎所有健康活着的人都会在日常的生活里自如地笑谈生死，也几乎所有正常情况下临近死亡的人会在临终前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与不甘。居里夫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如何与人类做最后的告别？她的一生经历了怎样艰难而伟大的传奇？让我们从凭吊她寂静的葬礼开始来追悼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探寻她所经历的人生吧！

据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芙的回忆，居里夫人生前自病患缠身，又查不出病因后，时常谈到自己的逝去，她很镇定地谈论人的生命发生发展至消亡的必然规律，并且预计到实际产生的影响。她常常平静地对家人说：“很显然我的余生已经没有那么长时间了。”她也对她的同伴们表达一种忧虑：“我非常担心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将会如何。”

虽然她主动论及生死，但其实她的内心并不如表面那样真正地平静，她也不甘心生命就此逝去，她的本能全都在排斥“死亡”这一概念。崇拜她的人都以为她的一生过的是无与伦比的辉煌生活；但是在玛丽·居里眼里，自己的一生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与她所担当的工作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30年前，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仿佛是预感到死神敲门了，似乎要通过偶然的故事来夺取他的生命，于是怀着一种悲剧性的热情投入研究工作。现在似乎要轮到玛丽了，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预约。为了战胜自己所恐惧的死亡袭击，她以一种狂热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道用计划和责任叠成的壁垒。她蔑视那种明显与日俱增的疲乏，她鄙视那些困扰着她的慢性疾病：日渐衰退的视力，间断相继的风湿性肩痛，时而发作的耳鸣。

这些算得了什么？还有好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玛丽刚刚在法国北部塞纳县一个距离巴黎南四英里^①的市区阿各依建立了一个大的批量炼制放射性矿物的工厂。长期以来，她一直想要这样一家工厂。她以极大的热情在那里组织了第一次试验。她十分专注地编写一本书，这本书将是科学界的不朽之作。居里夫人一旦去世，就不会有其他人能够圆满完成。但关于铀族的研究工作进展比预计的迅速！这个研究完成后，她还将要研究阿尔法射线的“精细结构”。每天早晨，玛丽都起床得很早，她匆匆忙忙地赶到实验室，直到晚餐后才从实验室回家……

她异乎寻常高速高效地工作着，但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

① 1英里≈1.60934千米

态度也还是一如既往。她严厉地要求她的学生们做好种种预防措施：用钳子去夹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绝不能碰那些没有遮护的试管，使用铅“盾”保护自己不受放射物质的侵害。可她自己却总是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别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呢？35年来，居里夫人一直接触着镭，一直在呼吸着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她甚至接触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只是血液略有变化而已，虽然手上还有一些讨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有时疼痛，但与历经的危险相比，这算不上很严重的事情！居里夫人没有把这些太当回事儿！

1933年12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让她感受较深。X光透视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大块结石，她的父亲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为了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玛丽这才注意饮食调养，严格作息，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位科学家许多年以来一直不追求个人的舒适问题，把自己心里牵挂的要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并在巴黎更换一处住所这样微不足道的个人计划一再延迟。可突然间，她要急匆匆地实施计划了。她审查工程预算，克服以往的犹豫不决，果断支付巨额费用，最后决定：等到天气适宜，立马开始兴建梭镇的别墅，并且要在1934年10月离开白求恩码头路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公寓中。

她觉得很疲倦，却试图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不适，于是就到凡尔赛去溜冰，并且和大女儿伊莱娜一起去法国东南部的萨扶阿滑雪。她很高兴自己的肢体还保持着年轻时的轻捷灵活与柔韧。到了复活节，她趁姐姐布罗妮雅到法国来的机会，和她姐姐一起乘车到南方去旅行。

这次游历很不幸。玛丽原计划做一次周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可是走过几站，到达她在加弗莱尔的别墅时，她就着凉了，感觉到筋疲力尽、疲乏至极。她们抵达时，房子里冷冰冰的，虽然立即烧了火炉，仍不能让屋子很快就暖起来。玛丽冷得浑身发抖，一下子觉

得非常绝望，她扑倒在布罗妮雅怀里，像生病的孩子一样哭泣。她担心自己尚未完成的书，担心自己患了气管炎没有气力把它写完了。布罗妮雅全力照料她，精心抚慰她。第二天清晨，玛丽抑制住精神上的悲观情绪，从此以后没再发生这种情况。

几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使她得到了安慰，她感到心情舒畅。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是患了流行性感冒，并且他还与过去四十年里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模一样，她工作过度操劳了。玛丽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自己一直存在的低烧。布罗妮雅要回波兰去了，但不知怎么心里总隐隐感觉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列车前面，在她们经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道别。

玛丽的健康情况时好时坏。在觉得有足够的力气时，她就到实验室去，当觉得头晕软弱无力的时候，她就留在家里写书。每星期用几个小时计划她的新公寓和在梭镇的别墅。

1934年5月8日，她在写给布罗妮雅的信上说：

“我越来越觉得需要一所带花园的房子，而且热切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工程造价已经减到我可以承担的范围，所以很快可能就要打地基了。”

但是，她潜藏的病魔敌手却抢到了她的前头。她的体温越来越高，颤抖得也越来越厉害。小女儿艾芙不得不采取巧妙的手段，使她的母亲同意去看医生。玛丽总是拒绝请医生给自己看病，借口医生们“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去看病”，因此几乎没有哪个法国执业医师收到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位科学巨人，这个推崇社会进步的人，却像个农家小妇人一样对待自身的疾病，倔强且不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

瑞高德教授友好地来探望玛丽，他提议请他的朋友拉佛大夫来诊视一下，拉佛大夫又转荐医院里的大夫布兰教授。当布兰教授看见玛丽那张毫无血色的脸，第一句话就是：“你必须卧床休息！”

这一类带有突出强调的话语，玛丽已经听过许多次了！她才不在意呢。她仍旧在白求恩码头的住房里那累人的几层楼爬上爬下，而且几乎

每天都去镭研究院工作。1934年5月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下午三点半，十分疲乏地抚摸着她最忠诚的无声伙伴——试管和仪器，然后对她的实验合作者低声说：“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了。”

她又去花园里走了一圈，新种植的鲜花正盛开着，娇艳欲滴。忽然，她看到了一株萎蔫的蔷薇花，她站住了，喊她的技工：

“乔治，看看这株蔷薇，你必须立刻好好照料它！”

一个女学生跑到她跟前，让她不要在外面多停留，劝她回白求恩码头去。她听从了，且在上汽车之前，又转身说：

“乔治，别忘了那株蔷薇……”

向一株孱弱的枯萎的植物投去的忧虑一瞥，成了居里夫人对实验室的永别。

* * *

从此，她再没有从床上爬起来。她和没有确诊的疾病做着无望的斗争。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炎。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居里夫人接受一些令人厌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了这些治疗，并同意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做全面检查。两次X光透视，五六次会诊分析，仍让那些被请到床边综合诊疗的专家们困惑不解。似乎没有发现器官损坏，找不到十分明显的病症。医生只在肺的X光片上发现她旧有的病灶和一点发炎的阴影。因此，医生们给她做了相应的治疗，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求恩码头住房时，病情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周围的亲朋好友开始第一次低声提到了“疗养院”。

艾芙小心翼翼地对她说了“疗养”的办法，玛丽再一次听从建议，同意动身前往。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相信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的病，于是拟定了计划：由艾芙陪她一起去，并且陪她在疗养院住几个星期，再由玛丽的哥哥姐姐从波兰来给她做伴，等到八月份，伊莱娜来同她一起度过。到了秋天，她就会好起来了。

大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在病人的卧房里和居里夫人谈实验室工作，谈梭镇的房子，谈居里夫人刚写完的一本书的校对。瑞高德教授的一个年轻的合作伙伴乔治·格利古罗夫对她亲切友好、关怀备至，差不多每天都来探问病情，在玛丽面前极力称赞疗养院的舒适和疗效。小女儿艾芙在为新公寓忙碌，挑选墙纸和窗帘。

有几次，玛丽一面窥探她女儿的眼睛和神情，一面轻轻地笑着说：“我们可能在白忙活，也许……”

细心的艾芙早就预备了许多反驳的话语和各种不同的笑话来应付这种突然袭击的情况。而且，为了安慰母亲，她不断催促建造房子的承包商。即使如此，玛丽对改变或战胜生命的必然规律并不抱什么希望，虽然医生们并不悲观，家里人也没有人显得忧虑不安，她却有一种无法说得出来的感觉，确切地预感到了最坏的情况即将发生。

在那些春光绚丽的晴朗日子里，艾芙和不得不休息的母亲共同度过了漫长的亲密时光。母亲纯洁无瑕的灵魂和脆弱而又宽厚无私的心灵，毫无保留地袒露在她面前。而母亲此时的无限温柔，几乎令她难以忍受。玛丽又成了过去那个“温柔甜蜜的妈妈”，她又成了46年前在一封波兰文的短信里写出下面这句话的少女：

“若是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感觉像我这样敏锐，而又不能改变性格中的这种倾向，那就应该尽力设法掩饰……”

这就是一个腼腆的、过于敏感、内向的、容易伤怀的人性格关键之所在。玛丽极其光辉的一生中，总是克制着那些自发的冲动，不向软弱屈服，尽力抑制住几乎涌到嘴唇边的求援声和呐喊声。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她仍然不吐露真情，不向人诉说辛苦，即使偶尔有几句话也是说得很少，而且很谨慎。她只谈到未来，实验室的未来，华沙研究院的未来，她女儿们的未来；她希望，同时也断定，在几个月内，女儿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要获得诺贝尔奖！她也谈自己的未来生活，谈那套空等了自己许久的公寓，谈那套在梭镇的也许永远见不到了的别墅落成后会是什么样子。

居里夫人的身体日渐衰弱。在试着把她送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医学院里四位最杰出的成员——法国最好的著名医生——共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诊。他们检查了半小时，对这个患了不可解释之病症的科学家的病情，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根据已有的医学经验做出判断，说是结核病旧病复发。他们相信到山里去疗养可以治好她的发烧，但是他们错了。

各种准备工作，在极端匆忙中进行。人们尽力保持居里夫人的体力，只允许她接见几个密切的亲友。可是玛丽违反命令，悄悄地请她的合作者科泰罗夫人到她的卧室来，叮嘱她一些事：“在我回来之前，你必须把铀小心浓缩、封藏好。一切的安排就都指望你了。假期过完，我们就继续这项研究工作。”

玛丽的病情突然恶化，但是医生们仍建议立刻动身。这次旅行变成了一场痛苦的折磨：尚未到达圣哲未，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晕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莫疗养院里最好的一间病房，又用X光透视，又做了一些检查发现：她的病因并不是肺部，这次旅行完全没有必要。

她的体温超过了四十摄氏度，这是无法也不能瞒住玛丽的，因为她总是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看完后她基本上什么都不说，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流露出巨大的恐惧。日内瓦的罗斯教授立刻被请来了，他比较了最近几天血液化验的结果，发现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都减少得很快。因此，他诊断居里夫人的病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担心自己的胆结石。罗斯教授安慰她，告诉她绝不给她做任何手术，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给她治疗。但是跃动的生命力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惫已久的身体。

于是，她开始了“静等死神”这种折磨人的残酷斗争。在这种争夺战中，不肯消亡的身体以一种疯狂的坚定的决心捍卫生命、抗拒死神。艾芙在她的母亲身边还须进行另外一种战斗。因为居里夫人还很清醒的头脑里，并没有想到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为了让居里夫人不要因

放弃安命思想而感受到无法平息的巨大痛苦，必须将这种奇迹般的清醒与抗拒设法保持下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在设法减轻她身体痛楚的同时，将抚慰她的身体安定和精神的安抚结合起来。这种残酷的斗争，既没有对她施行痛苦的治疗法，也没有进行迁延时日的输血，这些都已于事无补，反而会给她敏感的心传递不好的信息。她的家人没有匆忙地把亲戚们叫到这个濒死的科学家床边来，避免她看见亲友们聚集，会突然得知那最不好的结果和最后的时日已经来临。

在那可怕的最后时期里，那些帮助过居里夫人的人们，成为艾芙永远铭记于心并感恩的人。他们中间有疗养院院长涛贝大夫和皮埃尔·卢依大夫等，大夫们用尽他们的全部医学知识给她治疗，以图能努力延续居里夫人的生命。疗养院中的生活似乎停顿了，人们被居里夫人临危的可怕消息惊得不能正常活动。整个疗养院的人对她极其尊敬、极其热心，又表现得极为安静。两位医生轮流守护在玛丽的屋子里，支持她、安慰她，同时还照料艾芙，帮助她克制情绪、编造谎言，甚至不待她开口请求，就答应使用催眠剂注射，不让玛丽最后时刻感到痛苦。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着温度计，看到表上指示的度数降低了，这是临终前常有的现象。她很开心地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病情痊愈的迹象，她一定是快要完全复原了。她透过敞开的窗户望着窗外，怀着原始的求生欲望，怀着美好的希望，对着灿烂的太阳和群山说：“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这儿清新的空气和所处的海拔高度……”

临终之时，她发出痛苦呻吟和迷惘而吃惊的喘息：“我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了……我感到恍恍惚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伊莱娜已经在前一天同她的丈夫抵达桑塞罗莫），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大脑里，漫无目的浮动着的是关于她对工作大大小小的牵挂，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各章各节的安排，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

她注视着—个茶杯，想拿一把匙子在里面搅动，似乎她看到的不是

茶匙，而是一把玻璃棒或一种其他精巧的用作实验的工具：

“这是用镭完成的？还是用钋完成的？”

她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人类，去和她心爱的“物质”在一起了，她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要与它们永远相伴了。

之后，她便含糊不清了，处于弥留状态。医生来给她注射的时候，她忽然发出表示疲倦的微弱声音：

“我不想打针。我想一个人待着……”

* * *

居里夫人临终时刻，显示了一个表面脆弱的人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激烈的抵抗，显示了她那颗强壮的心藏在渐渐冷却的身体里面，依然不知疲倦地在跳动，不肯退缩。又过了十六个小时，皮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凉的手，死亡和虚无都不肯接受这位科学家的光临。

黎明时分的霞光把群山染成绯红，太阳缓缓上升，开始在极其明净的天空自我运行。灿烂的晨光照亮了整间屋子，一道道闪闪的光线投射到床上，映照着床上那张瘦削的脸颊和那双已没有任何光亮的灰色眼睛。

医学还须为她的死因宣布判断。那些与已知的其他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各种血液化验，指出了真正的凶手：镭。

瑞高德教授后来写道：“归根结底，居里夫人成了她和她丈夫共同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受害者！”

在桑塞罗莫，涛贝教授写出的例行报告是：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莫去世。

“她所得的疾病是一种发展迅速、伴有发烧症状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失去造血反应，很大可能是承受长期累积的辐射量而造成的功能损伤。”

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递出去，很快传到了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为深切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

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布罗妮雅原想再看一眼她亲爱妹妹的脸，却未能如期赶到桑塞罗莫；在蒙彼利埃，有居里先生的哥哥雅克·居里；在伦敦，有她一生的挚友梅乐内夫人；在巴黎，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朋友。

镭研究院里，青年科学工作者们在没有生命的实验仪器前哭泣。乔治·福尼埃，玛丽生前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写道：“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躺在桑塞罗莫的床上永远地休息了。她感受不到人们的悲哀，也感受不到人们的激动和尊崇。在桑塞罗莫的那座房子里，科学家和忠诚于她的同类们一直静静地守护着这所房子，不许陌生人进去看她，不让人打扰她的安息，哪怕看一眼也不行。那些好奇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告别人世时显得多么不同寻常、仪态多么优美、面容多么安详！她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洁白无瑕。她穿着白色的衣服，苍苍白发梳向后面，白皙的额头宽大舒展，她的面容平静祥和，看上去像一个既庄严又勇敢的武士！此时此刻，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的女人。

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后变得更坚硬，如今已失去了习惯性的痉挛，伸展在被单上，僵直着，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完成了多少工作的手啊！

这双手是以何等伟大的力量推动了科学界的发展！